

煤油灯下的往事

唐兰荣

母亲去世后的第一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在母亲卧室的木制窗台上竟然发现还有一盏煤油灯在孤独地站立着，仿佛在诉说着那远逝的岁月。当目光再一次与它相遇时，我好像读懂了油灯的忧伤与坚定，眼眶瞬间有了一丝湿润，一些往事竟清晰起来。

这是一盏老式煤油灯。其灯头用铁皮制成，灯座和灯罩则用玻璃制成。灯座上是油罐，灯头有螺丝纹拧紧在油罐口上，周围有四个爪子，用于固定玻璃灯罩，只要拧动旁边那里的小圆环，就可以调节灯芯伸出的长短，以控制灯的亮度。每当夜晚来临，乡亲们便陆陆续续地点燃自家的煤油灯，像天上的星星点缀着整个村子。母亲也小心地摘下灯罩，用火柴点燃里头的灯芯儿，再将灯罩往灯头上一扣，顿时屋子里亮起昏黄的灯光。偶尔几声犬吠更增添乡村夜晚的幽深与空灵。

我最初对灯光的记忆，是来自母亲自做的一盏盏煤油灯。在一个空玻璃瓶盖子上钻一小孔，再用一段铁皮或牙膏皮卷成一个筒状，固定在盖上孔中作灯芯，灯芯中穿过一条用或圆或扁的棉线捻子，一头浸于煤油里，一头微微露出。点燃，便有一团微弱的火苗跃出。这样的灯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也为我燃起了生命最初的一缕亮光。

忘不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兄弟

姐妹缝补破洞的衣服，忘不了儿时提着煤油灯到隔壁村子里看电影和小伙伴们一起追着喧闹的情景，更忘不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浅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高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的神话到《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我无不涉猎，有时也痴迷于小人书中《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等故事。我还利用灯光的影子，双手做成狗啊、兔啊等小动物，照在家里的土墙上，其乐无穷。每每此时，母亲则是在一旁刷碗、洗衣服、剥猪草。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作为母亲，她呕心沥血，将爱心全部倾注于四个子女身上；作为妻子，她吃苦耐劳，从未给在外工作的父亲添过麻烦。白天，母亲总是女当男用干农活；深夜，她还在煤油灯下忙着剥猪草之类的家务。许多个夜晚，我一觉醒来，还听见母亲“噤、噤、噤”剥猪草的声音。那规律而又单调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像一曲沉重而又悠长的歌谣。记得有一次，或许是因白天劳作太过疲惫，母亲剥着剥着，竟然把左手的食指砍了好长一条口子，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吓得我不知所措。可母亲只是平静地撕下一块旧布包扎，便又拿起刀，一刀一刀地剥。因为年幼，我那时不知道母亲很痛，我以为母亲的伤口就像她那平静的表情那样没事，却无法理解母亲面对生活的

亲情间流淌着永恒的密码

龙建雄

爷爷走的前一天，我仿佛有天意指引般，毫不犹豫就在手机里点击确认买好高铁票。不同于往常回家，心情多了一份沉甸甸。

爷爷的二弟和爷爷像是约定一样，一前一后相距15小时驾鹤西游。生死离别，众亲万分悲痛。我握着爷爷的手，感受到他温度间的流逝，他人世间最后一声呼吸与电影里的特写镜头一模一样，闭眼之间还流下两滴清泪，是不舍，亦或是对自己一生的感激。我跪在爷爷的床上，最后一次拥抱他，大声痛哭，是难舍，更是对亲情最自然的流露。

爷爷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个字，一身轻松，顺着85年前的来程原路返回。

他老人家走了。儿子们说，那几块菜地来年不知是长草还是种小树苗；媳妇们说，从此厨房灶头边少了一个最会烧火的温顺公公；女儿女婿们说，再也不会有人悄悄帮我们修剪屋里田埂头的杂草啦；孙辈们说，爷爷给我们种的那十几斤一块的硕大脚板薯今后只能梦里遇见。

原来，对老人最好的评价，便是他在所有亲人的心目中：永远被需要。

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堂弟在家人群里赋诗一首《致爷爷》：“人去几坯土，留下一副相。楼宇依旧在，不见老人身。短短数日间，已是阴阳隔。过往常在，苦无语，望梦中求见。”好一句“望梦中求见”！我深信，爷爷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护佑我们后人一代胜过一代。

好朋友告诉我：“死亡不是真正的离别，也不是爱的终点；亲人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陪伴我

们。”确实，需要和被需要是联接亲情血缘的桥梁，而利用和被利用是人在江湖的无奈，所以，在芸芸众生之中，我们才会深感亲情温暖是那么弥足珍贵。

因为亲人的重大变故，我在工作25年间第一次在家乡连续居住了9天，有些感想，也有些起居无时。节哀顺变也有巧合。

方哥和我说起他逝去的父亲，则是有些懊悔不已。他近20年来基本不与父亲说话，这其中的过结说起来有点波澜壮阔，但其实也简单。

方家一直经营着一家工厂，在60岁退休的时候，方父把厂子交给了第二股东合伙人，方哥担任常务副厂长。为此，方哥很是不理解，没少埋怨父亲，因而基本上不与父亲交流。日常工作中，他只是按本分履行好他副厂长的职责，中间遇到过亚洲金融危机、工厂管理混乱这一些急难时刻，他也只是平静观望，因为天塌下来有那个厂长，因为他才是法人代表。幸运的是，厂长每次都让工厂化险为夷。

就这样，一眨眼功夫20年过去。方父晚年多病缠身，很快就奔去了那个世界。

当庄严肃穆的骨灰盒摆在客厅神位时，在一旁叩拜的发小问方哥：“兄弟，你有本事把方伯伯叫起来吗？我想请你再和他吵一吵架！再理论理论你要和他争的那个理！”

方哥终于憋不住自己的情绪，抱住发小放声大哭，承认是自己错了，希望父亲来生能够原谅他。

原来，父亲在生死徘徊之际，方哥依然固执地没有守在身边送终，他说他永远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最后时刻，方父用尽所有气力道出了原因，然后带着一种遗憾

压力，内心充满的无奈和酸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老家小山村终于通上电了，乡亲们便纷纷收起煤油灯，用上电灯。那时的电力虽不充沛，但仍让乡亲们群情激昂，每一张朴实的面容都被照得清晰而饱满。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乡亲们用的电灯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先是一般的白炽灯，再发展为日光灯，后又升级为节能灯，照亮着屋子每一个角落，打扮和装饰着农家人的生活……我终于明白，油灯照明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但无论如何，我总是不能忘却煤油灯下的每一个夜晚和那如豆的昏黄灯光下一片渴望光明的心情。那收获的单纯、质朴和快乐，已成为我不可抹去的记忆，一次又一次感动我。如今，父母也已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告诫自己不能忘记那些艰苦的日子，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辜负爱我们的人。

再后来，我成家立业在城里买了房，房子里的筒灯、彩灯……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我不由得感叹生活日新月异时代今非昔比，是呀，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的灯越来越亮了，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亮了，我们的时代也越来越亮了。生活中的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思想上的灯更是照亮了我们的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全域旅游……这些灯不断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照亮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离开了人世。

老人家说，自己的儿子自己最清楚，方哥从小就中规中矩，遇事就躲，遇阻就绕。把工厂交给敢闯敢干的第二股东，一来可以保住厂子长远发展，二来实际保护着方哥在单位里的地位。给方哥做常务，是希望他年青一代尽快成长起来，然后以傲人的成绩完成顺理成章的接替。可惜，方哥一直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没有实质性改变。

方哥和我说，子女晚辈们尽孝要趁早，在老人生前孝顺，胜过坟前万次哭。要挤出时间多陪伴，多与老人家说说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他们的小心愿，这才是最大的、也是最实在的孝顺。

人生在世，最无私可贵的亲情，最容易忽视的也是亲情。

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因而我们不论被家人称其为善人、贤者，还是恶人、愚者，尽可能行善在当前，遗留仁爱于后代，这样才不会留下什么终生遗憾。

在人生这个角色转换的轮回里，家庭就像一个微型的社会和交际网络，一定有某一种看不见猜不透的感情密码在维系，大家在这里有欢笑和幸福，有悲伤和抚慰，也会有争吵和误解。所以，我们有理由确信，每一个家庭中都应该有一种属于自己家族真正的信仰，一家人才因此以诚相待、和颜悦色、相亲相爱，大家才会真正心与心相连、心气融成一片。

因为相欠，所以遇见。亲情间的传递，不可能一句话、一件事就足以说到做到，但从时间维度上看，现在开始也会是最合适的时候。



纳凉者说

卢小强

天真热！我下班刚进小区大门，邻居便告知今天已停电多时。打开房门，热气扑面而来，光线尤显昏暗。这“秋剥皮”的天气，没电用怎过呀？“家里一把扇子都没有，去宾馆住一晚吧。”我同妻子商量。她戏谑着说：“‘面包会有的’，忍一下吧，想想过去缺电、没风扇、没空调的日子，就当忆苦思甜吧。”女人总是最佳辩手，我好郁闷。不知妻子从哪个角落找出个小硬皮纸箱，用剪刀一会儿竟做出一把纸扇来，对着我一阵狂扇，我顿觉爽歪歪的。

入睡时，还是没来电。我躺在床上只好不停地掀着纸板扇，月儿把柔和皎洁的银光撒进窗来，心静了许多，热躁自然也消退些许。儿童时纳凉的情景跃上了记忆。

记得那个年代，大多市民都拥挤居住在低矮狭窄的棚户街巷里，大热天里停电是常态化，更说不上用电风扇和空调。寻常市民为纳凉抗暑使出浑身解数，不乏智慧。当年，太阳西下时，老人们便用几桶凉水将房前屋后、小道、小院浇得透湿，一时间热气升腾，带去暑气。待月亮高挂时分，各家各户如搬家般，将长条凳、竹凉床、帆布躺椅、甚至木门扇都取下来，搬到室外，很快便在屋檐下、小坪上搭起了蔚为壮观的户外纳凉处。为驱蚊虫，大家也是蛮拼的，拿出艾草和蚊香，测定风向后，悉数点燃。一切准备妥了，男女老少晚餐后便摇着蒲扇走出房间纳凉了。大伙或坐或躺、或饮茶私语、或含饴弄孙，小孩们嬉笑着穿梭其间，玩起“躲猫猫”的游戏来。酷热悄悄降下，鼾声打破月夜的宁静，银光洒在纳凉人身上。清晨酣睡的人们怕露水湿身，忽忽爬起，转进自家重又陷入沉睡。又一个难耐的夏夜就这样过去了，天刚亮出鱼肚般的白云。为生计忙活的小商小贩们推出货郎车，街头巷尾便不时传来“小汗哟”“河水哟”“锯剪子磨菜刀”的吆喝，市井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

星移斗换，短缺经济时代留下的纳凉经历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沧桑巨变，我们已走进新时代。用今天的生活理念去反思过去的生活方式，我深感人类集体崛起的悲壮，也让我感到面对艰难痛苦不肯低头时的苍凉，更让我感到智慧助燃思想的力量。